

## 【理论探讨】

# 肝为“罢极之本”考\*

范崇峰, 吴承艳<sup>△</sup>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 南京 210023)

**摘要:** 关于《素问·六节藏象论篇》中“肝者, 罢极之本”这句话的含义, 古今中外医学大家有多种解释, 但至今没有明确的结论, 故采用语言学的方法对“罢极”的语音、语义、语境进行分析, 对其语用情况进行调查, 结合《素问》中对肝的多角度描写, 重新考证“肝者, 罢极之本”的内涵。分析认为“罢极”一词中, “罢”读作 bà, 为放遣、遣散之义, 表示一种管控方式; “极”为极点义, 表示运动达到极点的状态。“罢”“极”组合成词是指对人体生命某种运动极点状态的调控。因此“肝者, 罢极之本”的意思是说肝为人体生命周转运动的调控枢纽。

**关键词:** 罢极之本; 语义; 考证

中图分类号: R22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20)09-1227-03

##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liver is the root of physical stamina

FAN Chong-feng, WU Cheng-yan<sup>△</sup>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explanations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liver is the root of BaJi" in *Su Wen · Liu Jie Zang Xiang Lun*, but there is no clear conclus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s linguistic methods to analyze the phonetic, semantic and context of BaJi.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its pragmatic situation, and re-examin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oot of Ba Ji"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multi-angle description of liver in *Suwe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Ba in the word BaJi is read as bà, which means a kind of control mode for the meaning of release and dismissal; Ji is the meaning of pole, which means the state of movement reaching the pole. The combination of Ba and Ji refers to th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a certain movement pole state of human life. Therefore, the meaning of "liver is the root of BaJi" means that the liver is the regulating hub of the turnover of human life.

**Key words:** Liver is the root of BaJi; Semantic; Textual research

《素问·六节藏象论篇》:“肝者, 罢极之本。”自唐·王冰开始, 不断有学者说解, 但结论较多, 分歧较大, 至今没有定论。为此, 我们在各家释义的基础上, 结合罢极的本义、使用情况以及肝的运动特征, 分析其含义。

### 1 各家对“罢极”的释义

“肝者, 罢极之本”争论的焦点在“罢”的读音及“罢极”的意义。其代表性的解释主要有马蒨、吴崑、张景岳、喻嘉言、张志聪等均认为“罢极”为劳困之义。吴崑《素问吴注》:“罢, 音皮。动作劳甚, 谓之罢极。”<sup>[1]</sup> 日·丹波元坚《素问绍识》认为“罢极当作四极。”<sup>[2]</sup> 清·高士宗《素问直解》认为“罢极”当做“罷极”, 为任劳之意<sup>[3]</sup>。李今庸《读古医书随笔》亦认为“罢极”为“耐受疲劳”, 但当读作“能(耐)

极。”<sup>[4]</sup> 刘力红看法与之相近, 认为罢音 bà, 为停止义, 极是尽头, 又寓复始之义, 罢极为由终至始的循环<sup>[5]</sup>。那么“罢极”究竟为何义呢?

### 2 “罢极”义考

“罢极”一词中罢的音义是关键。罢, 上古有两读, 一为並母歌部上声, 今读 bà; 一为並母歌部平声, 今读 pí。《说文》:“罢(罷), 遣有辜(罪)也。从网能。网, 辜(罪)网也, 言有贤能而入网, 即貰遣之。《周礼》曰‘议能之辟’是也。”<sup>[6]356</sup> 从罢(罷)字的构造上看由网、能构成, 是个会意字。“能”字本为熊的象形, 假借作贤能之义而一借不还。徐灏《说文》注笺“能, 古熊字……假借为贤能之能, 后为借义所专, 遂以火光之熊为兽名之能, 久而昧其本义矣。”从周代始“能”常用作贤能之义, 而少用作熊义, 汉代已习用贤能义。故许慎将“罢”(罷)的造字本义解释为放遣有罪之贤能人, 并引《周礼》以证在周代已有适用于贤能之人的法律。“罢”之义几经引申。段玉裁注“引申之为止也, 休也……《少仪》:‘师役曰罢’郑曰‘罢之言疲劳也。’凡曰之言者, 皆转其义之词。”从罢(罷)的字形及各家说解来看, 罢的本义当为放遣、遣散。表示一种管控方式。《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乃罢魏勃”, 司马贞索引:“谓不罪而放遣之。”<sup>[7]</sup> 《集韵·纸韵》:“罢, 一曰散

\*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扩展)(CTYX08)“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敦煌《五藏论》藏象术语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6FYY001)“敦煌医卷整理及词汇研究”

作者简介: 范崇峰(1971-), 女, 副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的研究。

△通讯作者: 吴承艳(1961-), 女, 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的研究, E-mail: Chengyanwu1999@163.com。

也。”由放遣义又引申出休止、停止义,又引申为疲劳义,同时语音也发生变化。

《说文》:“极(極),栋也。”徐锴系传“极者,谓屋至高之处。”段玉裁注“引申之义凡至高至远皆谓之极。”<sup>[6]253</sup>极的本义为屋之栋梁引申为至高至远的极点、穷极义,又由穷极义引申为疲困义。《汉书·王褒传》:“胸喘肤汗,人极马倦。”<sup>[8]</sup>

罢、极二字各有多个义项,《素问》中的罢和极究竟用的是哪个义项呢?首先,我们调查了罢、极二字在《素问》中的使用情况。《素问》中“罢”仅有1例,“极”有47例。“极”在《素问》中的常用义项为极点、极限义。《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sup>[9]7</sup>“极”有至极而变之义。《素问·天元纪大论篇》:“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sup>[9]569</sup>《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寒极生热,热极生寒。”<sup>[9]54</sup>“有疲困衰败义”,《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sup>[9]10</sup>“极”的这些义项共同语义特征是“运动达到极点状态”。

其次,从具体语境来看。“罢极”出现在《素问·六节藏象论篇》:“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藏取决于胆也。”<sup>[9]106</sup>这段活用5个排比句说明五脏六腑在生命系统、阴阳系统、时间系统中的地位和应象。5个“之本”是保障人体生命系统正常运转的根本,是对各脏腑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

那么,结合“罢极”的语义、语境及其在《素问》中的使用情况来看,将“罢极”解作疲困、劳困则抹杀了肝在生命运动中的积极作用。若肝在生命运动中只起消极作用则不合事实,而且任何一个脏腑的衰损,都会使身体疲困,非只肝如此;将“罢极”解作四支,则与另外4个“之本”不相匹配,四肢不是生理功能,只是身体的运动器官,且将“罢”改作“四”不妥;将“罢极”解作耐受疲劳则局限了肝的生理功能,与其他4个“之本”的生理功能不在一个层面,且将“罢(罷)”改作“罷”或“能”,也犯了改字为训之忌。刘力红认为肝主宰人体生命的周期性运动,与其他4个“之本”的生理功能处于一个层面,将“罢极”解释为由终至始的循环,是一种运动状态,

其解释相对稳妥,但将“罢”解释为停止义则欠妥。

我们认为“罢极”一词中,“罢”使用的是本义,即放遣、遣散,表示一种管控方式。“极”义为(生命运动)极点。“罢极”组合是指对人体生命某种运动达到极点状态的调控。“肝者,罢极之本”是说明肝是人体生命周转运动的调控枢纽。

### 3 罢极之本与敷和、将军

《素问》中对肝的运动状态描写方法很多,除了“罢极之本”外,还用五运之气对肝的运动特征作类比,用官职秩序对肝的功能作比拟。

肝属木,木运的状态可为“罢极之本”提供佐证。《素问·五常政大论篇》分别对五运之气平、太过和不及的运动状态作了描绘。其中五运平气“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备化,金曰审平,水曰静顺”<sup>[10]630</sup>。敷和是木之平气。“敷”有布散之义,《书·舜典》:“敷奏以言”。孔颖达疏“敷者,布散之言。”<sup>[10]</sup>“和”有调和、协调之义。肝五行属木,与木运平气的运动状态相类。木运不及曰委和,布散调和功能受抑则肝气郁滞不舒;木运太过曰发生,布散调控功能过强则肝气旺盛,生发力量过强。木运的3种运动状态可以说明肝在人体生命运动中起调控的作用,是人体生命运动的调控枢纽。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借助社会秩序和功能分工来阐述人体器官功能及其相互关系:“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sup>[9]92</sup>,用“将军”比拟肝的运动特征。将军坐镇军中指挥调度,故谋虑出焉,这个比拟也体现了肝的调控枢纽作用。

对比可知,“罢极之本”是对肝的生理功能的直观描述,“敷和”是用五运类比肝的运动特征,“将军”是对肝藏象特征的拟人化比拟,三者共同指向肝作为人体生命运动调控枢纽的生理功能。

此外,有不少学者对肝的生理功能有相似论述。如清·周学海《读医随笔·风厥痙痙》:“肝者,贯阴阳,统血气,居贞元之间,握升降之枢者也……肝者,升降发始之根也。”<sup>[11]</sup>刘力红认为“人体五脏六腑、气血阴阳的运动变化是和天地四时的运动变化相同步的,而调节人体适应天的这种由冬到春的交变的,就是肝的基本作用,即由肝主宰人体的这种周期性运动。”<sup>[5]</sup>梁治学“‘肝者,罢极之本’包含肝的主要功能,并通过这些功能体现出来,应理解成肝为调节人体生命活动之根本。”<sup>[12]</sup>这些学者的表述虽然不同,但都说明肝是人体生命运动的调控枢纽。

以上通过对“罢极”语义及肝的运动特征分析,证明“罢极之本”是对肝的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说明肝作为人体生命周转运动的调控枢纽功能,与《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所归纳的另外4个“之本”处在同一功能层面,5个“之本”共同完成人体生命运动。其中,“罢”音 bà 当为放遣、遣散义,是一种管控方式,“极”为极点义,是运动达到极点的状态。

罢极是指对人体生命某种运动达到极点状态的调控。

#### 参考文献:

- [1] 吴崑.内经素问吴注[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47.
- [2] 丹波元坚.素问绍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67.
- [3] 高士宗.素问直解[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77.
- [4] 李今庸.读古今医书随笔[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42.
- [5] 刘力红.“罢极之本”考释[J].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7,10(4):37.
- [6]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004.
- [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823.
- [9]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 [10] 孔安国.尚书正义[M].孔颖达,疏,喻遂生,整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80.
- [11] 周学海.读医随笔[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91.
- [12] 梁治学,胡燕,何裕民.从“罢极之本”诠释肝的主要功能[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0,25(3):340-342.

收稿日期:2019-11-09

(上接第1226页)

的文献中咳逆有时也指代喘嗽。如明·王肯堂在《伤寒证治准绳·卷六·哕》中有言“咳逆者,即今之喘嗽是也。”<sup>[22]</sup>《医宗金鉴·订正张仲景全书伤寒论注》中亦载“咳逆即喘嗽”<sup>[23]</sup>。

喘嗽是指咳嗽气逆而喘的一种疾病,现多称作咳喘。对于咳喘的描述最早可见于《黄帝内经》,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太阴之复,湿变乃举,体重中满,食饮不化,阴气上厥,胸中不便,饮发于中,咳喘有声。”因其在症状表现上与咳逆相似,故早期文献中也称之为咳逆上气。“上气”为气喘的古称,如《金匱要略·肺痿肺病咳嗽上气病脉证治》:“咳逆上气,时时吐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sup>[24]</sup>有时也简写为咳逆,以指代其喘咳逆气的症状。如《素问·气交变大论篇》:“岁金太过……甚则喘咳逆气,肩背痛……咳逆甚而血溢,太冲脉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

### 3 结语

通过对咳逆相关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古医籍中咳逆一词主要有咳嗽、哕逆、喘嗽3种内涵。早期文献中人们对于疾病的命名较为直观简单,在症状描述上不如后世细化,咳逆与咳嗽、咳喘等症状没有进行具体的区分,如常用咳逆、咳逆上气等词代表咳喘。隋唐时期对咳逆的定义更加明确,咳逆可单独作为一种疾病出现,并与咳嗽在病机和治疗上进行了具体区分。宋金元时期对其症状描述更为丰富,咳逆一词不再单独作为疾病出现,且多与哕逆混用。明清时期对咳逆一词的定义进一步细化,既可作为呃逆病的别称出现,也可理解为咳逆即咳嗽。笔者认为咳逆实为咳嗽病的一种,与呃逆不同,在症状上则突出气逆的表现,较咳嗽更为严重,处于咳嗽到咳喘之间的一个疾病状态。

因历史环境的改变和个别特殊因素的影响,不同时代对于同一病名的理解和描述各有差异,这使得后学在阅读文献时对疾病的认识多有混淆,故临床上对于古病名的理解应顺着时代的改变进行相应的理解。正如宋校《千金要方·凡例》中所言“若不知古知今,何以为人司命?”<sup>[15]</sup>“正确理解咳逆的

内涵,了解咳逆词义的演变过程,对于相关古代文献挖掘工作和现代临床运用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 王同亿.高级汉语词典[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707.
- [2] 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13.
- [3] 礼记[M].陈澧,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314.
- [4] 陶弘景.名医别录[M].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34.
- [5]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413.
- [6] 张自烈.正字通[M].廖文英,补.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147.
- [7] 姚止庵.素问经注节解[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187.
- [8] 张介宾.景岳全书[M].李继明,王大淳,等,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447.
- [9] 神农本草经[M].顾观光,重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32.
- [10] 黄帝八十一难经[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26.
- [11] 滑寿医学全书[M].李玉清,齐冬梅,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158.
- [12]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刘宇,孙冬莉,校.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49-153.
- [13] 朱肱.类证活人书[M].唐迎雪,点校.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84.
- [14] 张仲景.注解伤寒论[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131.
- [15] 张印生.韩学杰.孙思邈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39.
- [16] 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7:27.
- [17] 沈澍农.中医古籍用字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206.
- [18] 张景岳.类经[M].范志霞,校.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420.
- [19] 秦之桢.伤寒大白[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178.
- [20] 龚信纂.古今医鉴[M].熊俊,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77.
- [21] 朱震亨.丹溪心法[M].王英,竹剑平,江凌圳,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23-124.
- [22] 王肯堂.证治准绳·伤寒证治准绳[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298-299.
- [23] 吴谦.医宗金鉴[M].刘国正,校注.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46-47.
- [24] 张仲景.金匱要略[M].何任,何若平,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26.

收稿日期:2019-12-17